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　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

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

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

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黄鬚兒竟大奇也

魏畧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東還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黄故以呼之

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魏畧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畧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塉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

葆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年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甞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

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

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戸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

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典畧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

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絶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説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

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

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輙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絶至二十四年秋
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
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
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
髦劒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
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劒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
所說王髦劒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
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
六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
莫能與居其人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
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
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
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
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
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

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闗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脩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晋世囂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遥卒嵗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名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闗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懐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彦髦字士彦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検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彦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

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

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名至止

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
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
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
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
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
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
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
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

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没齒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黄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顔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

灪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黄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畧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

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擥轡止踟蹰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

聞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咤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别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宫增戸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

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
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
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
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
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
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

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

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絶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

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隷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

徽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禄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禄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
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
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

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
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
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
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
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
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

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

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

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

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旣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吕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内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虚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

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

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
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
悦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
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
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
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吴而闇與
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
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

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兾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晋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

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魏畧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

已見發其遺孫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

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狥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覩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

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戸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顔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釋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縶於禄位懐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此顧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戸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

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懽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常為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

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黄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晋武帝為中撫軍迎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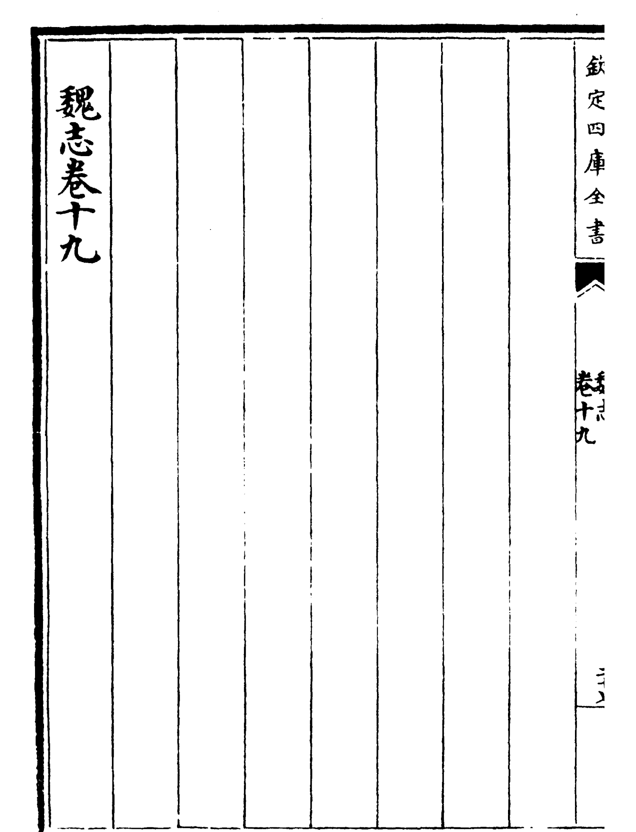
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鄄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

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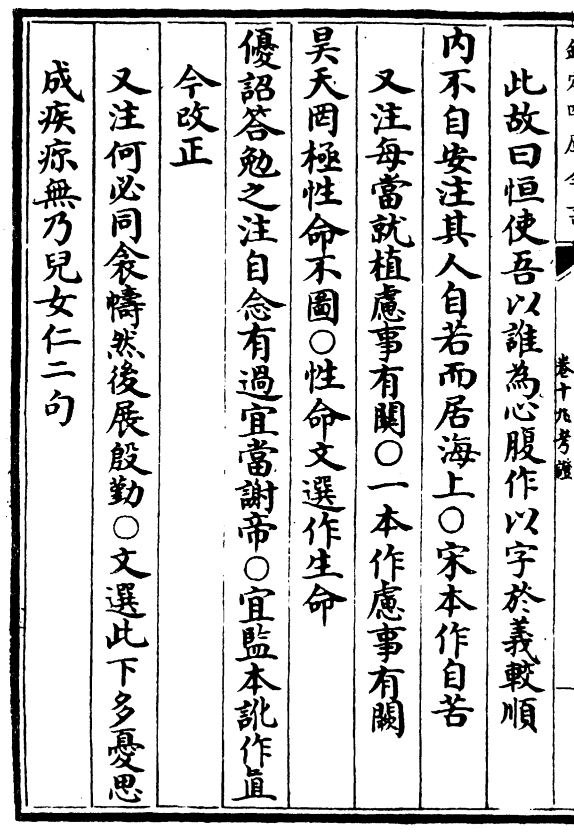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爾冊府作以臣清植按此文甚拗玩其大意葢謂恐吾宂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為者故欲管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類如



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為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内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若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一本作慮事有闕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直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文選此下多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禄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静今改正

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纓占其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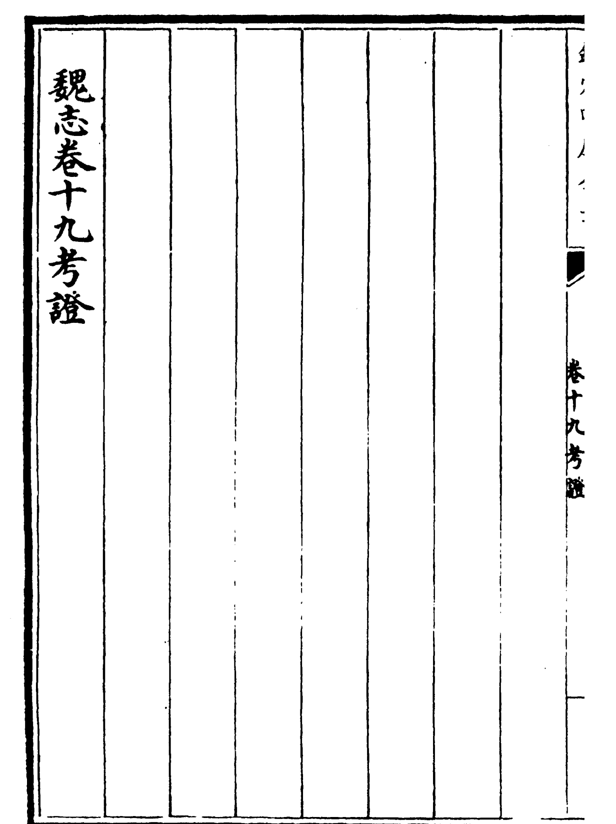
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臣照按螢古字作

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懐○冊府作賜須臾之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大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王玹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郿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棣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霦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
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
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
山恭王衮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
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
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鄗戴公

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黄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戸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懐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戸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嵗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曽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嚙庫吏

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单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

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寛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况其既没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黄初二年追贈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黄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聦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

戚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兹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戸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戸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

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賫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

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

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
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
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
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
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
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黄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

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林薨子緯嗣(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娱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

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黄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賛頌詔賜黄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賛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眞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

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敎勅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誡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

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𠪍
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
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
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
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
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
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
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

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滕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内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

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户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
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
紹玹後黄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
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
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晋侯黄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三千四百戸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髙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頼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黄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歲二十三年為河閒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

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

毋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
年私通賔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
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
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賔客
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
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
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

敍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馬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

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姧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搆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

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句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

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涣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欵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道遥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啟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

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

三年徙封抗蓟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

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歷城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

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

年徽使官屬撾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

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臣松之案翁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泰始二年翁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翁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翁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

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来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来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

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並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

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黄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賛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户

東武陽懷王鑒黄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啟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

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刧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

戚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

徹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布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宜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

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内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姧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爨鍾文景由寛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

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

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闚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襃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

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兾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魏志卷二十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沖智意所及〇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〇何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攄削縣二千戸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

魏書

中山恭王袞袞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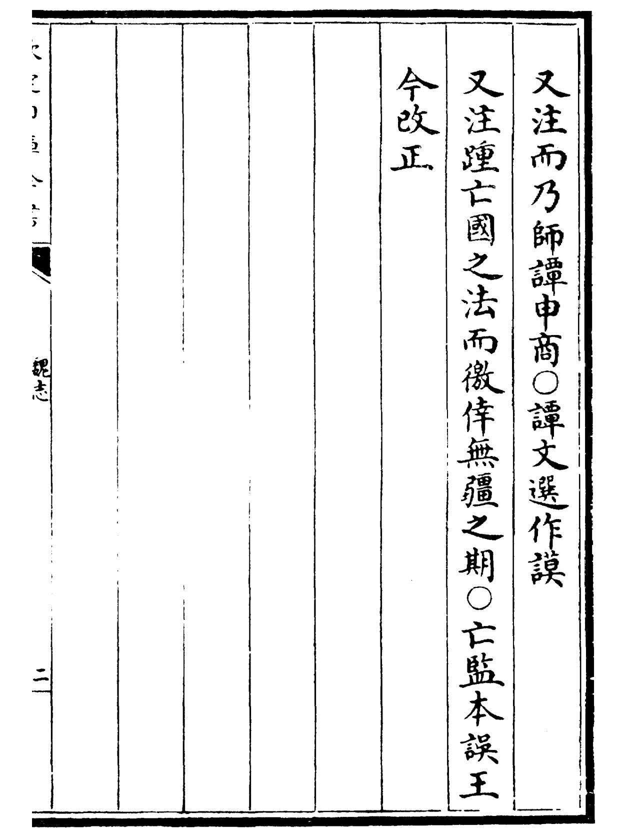
楚王彪元年為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戸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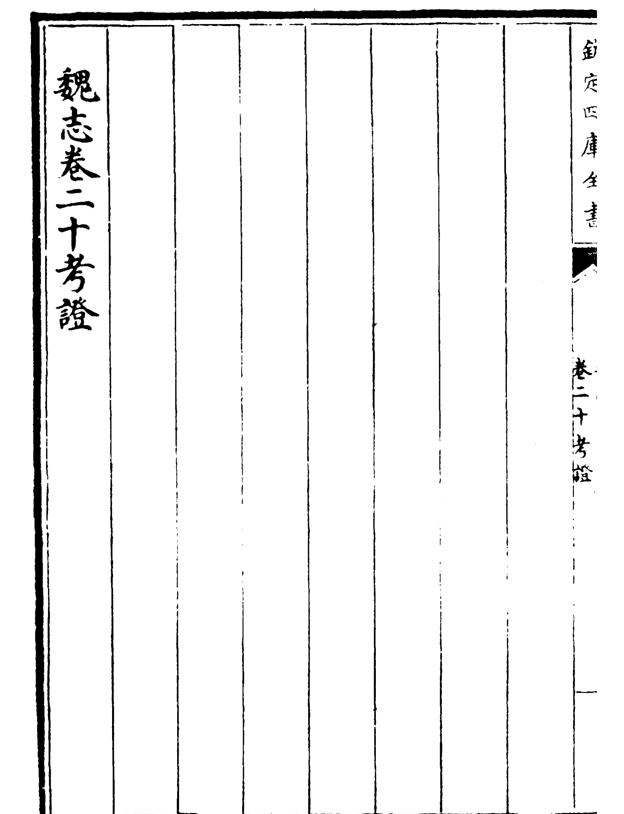
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蠶食九國○蠶食元本作蔫

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誤

又注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謹案卷十九第十頁後三行哀予小子何校本予作臣於音方叶

第十四頁前三行注子何務死知說苑知作之

第十四頁前七行注疑使越社稷不血食說苑疑作擬

第十四後五行故夫憂國忘家刊本故訛固又捐軀濟難刊本軀訛驅今並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喟然有終焉之志何校本終

作歸

卷二十第一頁前四行刊本脫武文世王公五字

今補

第三頁前三行其主者不吉宋本無者字

第十四頁後六行令封茂為聊城王刊本令訛合

據何校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張　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卷二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孫該 杜摯 傅嘏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

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文士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彊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

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推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隲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虚之自露也凡隲虚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濵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

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内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絶無玉珮魏侍中

王粲識觜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畧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祗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畧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名即技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

遼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騭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

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文士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

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
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咸著
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
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
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
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
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
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自潁川

邯鄲淳

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悦及黄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

繁音婆魏畧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

辭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畧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嘆息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

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文章叙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

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黄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毁幾至滅性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聞

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醸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子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曽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曽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淯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

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

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

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暱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絶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絶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絶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吕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

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戲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立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

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數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

吴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娱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兹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

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别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甞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

之文對之拉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

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缾罄罍恥能無懐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眞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眞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黄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

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眞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眞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眞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劒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俛仰庶幾烈大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幾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

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工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温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

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

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鄗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為慮彧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

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閿鄉侯三百戶閿音閒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

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

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

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勑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

年遝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温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絶倫為黄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黄初時散騎常侍河内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覬薨謚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熈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傅嘏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内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内史炊

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黄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晋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名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

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黄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黄鍾應於内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内則宜模範蘧瑗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

廙別傳載廙道路為箴謝劉表曰考覩過家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

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君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户殲滅取笑明哲是用逃竄永涉川路即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傅子曰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

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黄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

服之泰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内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

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

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恤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

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廙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胄胤不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苟此四

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徽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裔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座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准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詔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

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寛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甞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宫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吴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幷召

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鋭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

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

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穨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

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胄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

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

魏畧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

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

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惠淵子事在淵傳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

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樂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遘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還卒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

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尚書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

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
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奥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
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曁乎王畧虧頽而曠載罔綴微
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
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亡禮
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
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
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

陵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

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簿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黄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内銛巧好利不念

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榎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

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

破關羽并荆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横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

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司馬彪戰畧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

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大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

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遂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俗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

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季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祖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松之以度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詭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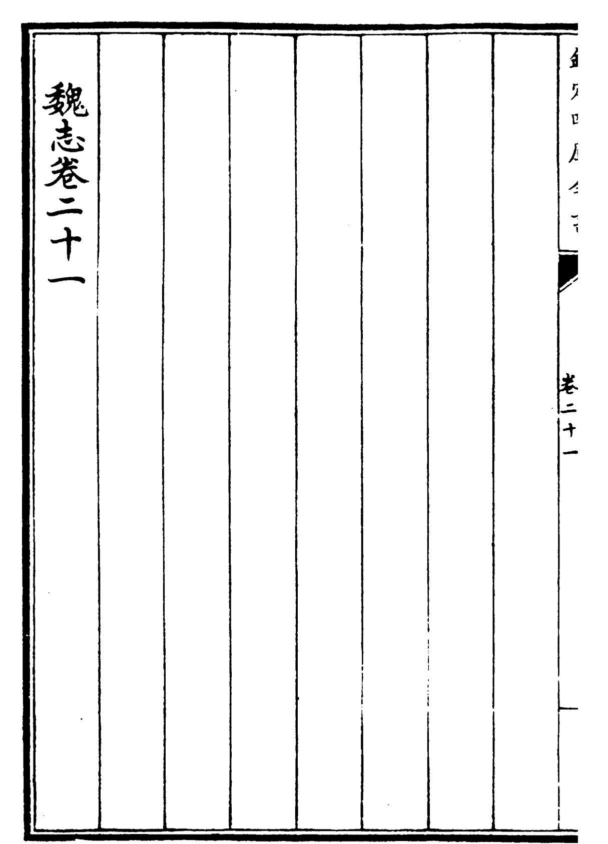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

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傳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傳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

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馬孫盛評曰昔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宜間厠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幷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顗善徽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

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賛曰祇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祇子寔字世弘世語稱寔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寔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没在胡中著晉諸公賛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衞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為傅嘏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各

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

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輩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元本作

加山以為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

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攢宋本作禶

劉廙難用筆陳注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

也○屈監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日亦不蝕注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處監本

訛作虔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明楷按楊俊傳注引魏畧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結本或作然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為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士有恒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士有恒貢未有六鄉之舉○監本誤六卿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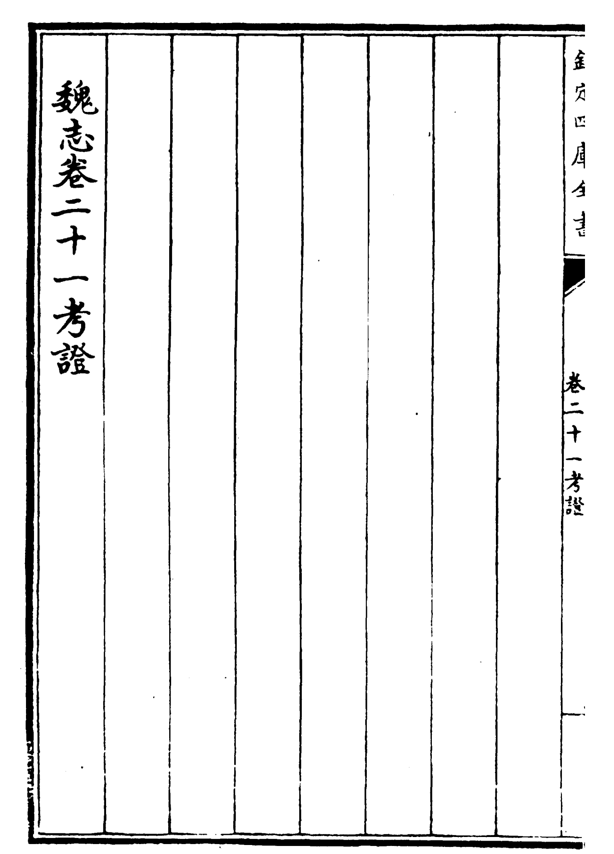
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閥謂官簿閥閲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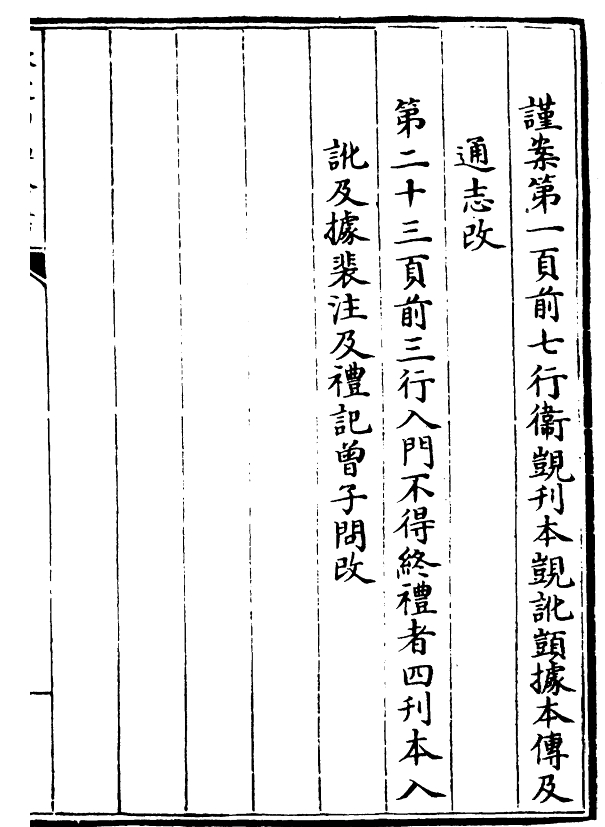
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劉馥之子也曾為河南尹傳稱其為政初雖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為靖字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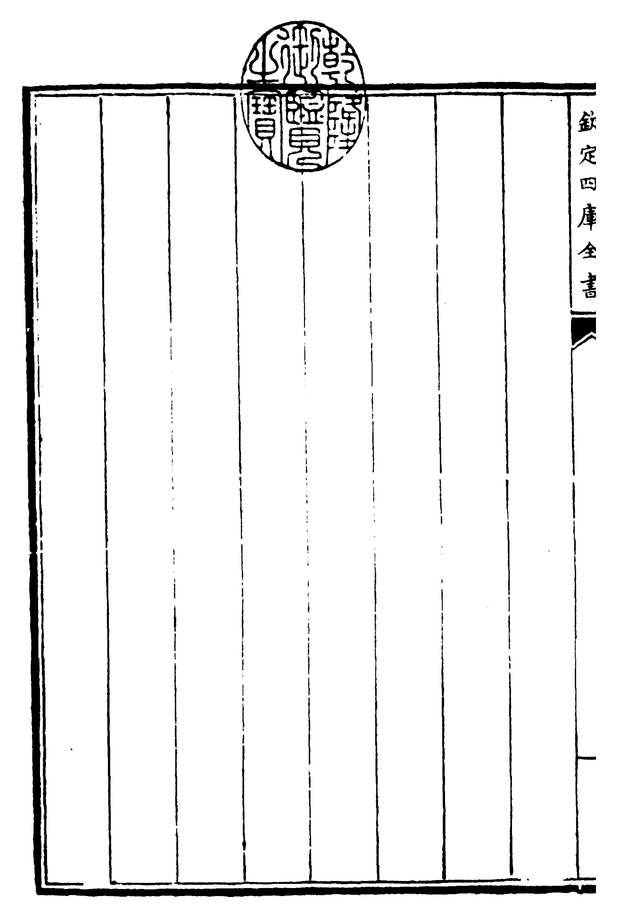
謚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相與監本訛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謹案第一頁前七行衛覬刋本覬訛顗據本傳及
通志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入門不得終禮者四刋本入
訛及據裴注及禮記曾子問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馬　培